

史詩式長篇小說

「四卷本」之第四卷

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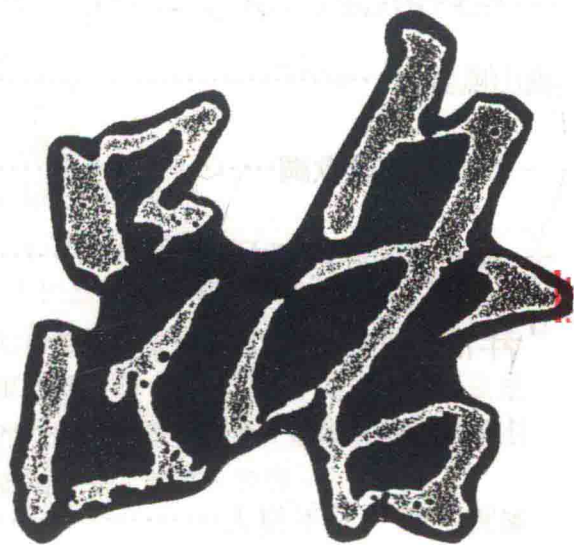
◎ 向明 著

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
(1949 — 1978)

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
—— 屈原

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

史詩式長篇小說



——中華民族悲壯歷程三十年——

(1949—1978)

【四卷本之第四卷】

向明著

《路》（四卷本之第四卷）

作者：向 明

責任編輯：孟 潞

封面設計：言 雨、向 明

插 圖：言 雨

光碟開篇製作：聽 風

光碟開篇英語翻譯家：（美）黎安文博士、（美）Mr. Henry Wheatcroft

責任校對：邱 華

出 版：香港文藝出版社

Hong kong Literary & Artistic Press

電 話（傳真）：（00852）2576-9041

電 郵：wongheungming1@hotmail.com

國際書號：ISBN 978-988-15099-9-4

印 數：1—1500 套（四卷本。附配樂、配畫及字幕之中英雙語朗誦光盤）

四卷字數：2，382，245 字

定 價：每套 HK\$ 888 元 RMB¥698 元 台幣：

承 印：香港光健印刷有限公司

K&K(H.K.) Printing Co. Ltd.

版 次：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第二次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錄

第二十章 鳳飛九天

- (一) 慘絕人寰的祖父食嫡孫.....001
- (二) 1959 年的「廬山風暴」..... 073
- (三) 浴火重生——齊振飛的詠歎調.....099
- (四) 愛的凱歌——高石寒的詠歎調之一.....139

第二十一章 十年浩劫

- (一) 御駕親征，山崩地裂.....222
- (二) 天下大亂，國將不國，人不復人.....287
- (三) 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.....336

附 錄

- (一) 序 言 全 文.....389
- (二) 向 明 自 傳
- (1) 《向明妙語自傳》.....471
- (2) 《向明影集自傳》.....481
- (四) 人 物 表.....001



第二十章 鳳飛九天

- (一) 慘絕人寰的祖父食嫡孫
- (二) 1959 年的「廬山風暴」
- (三) 浴火重生——齊振飛的詠歎調
- (四) 愛的凱歌——高石寒的詠歎調之一

「三面紅旗」之「人民公社」、免費食堂；風調雨順的「三年人爲災害」；「毛始皇」餓死草民三千七百餘萬；慘絕人寰的祖父食嫡孫；「毛始皇」、彭德懷廬山互相「操娘」；彭大將軍敗陣鎩羽；齊振飛山下遭殃；爲保妻兒上將離婚；浴火生——齊振飛的詠歎調；五花八門的充飢代食品；國際醫學權威高石寒難逃劫難；《愛的凱歌》——高石寒的詠歎調之一。等等，等等。

(一) 慘絕人寰的祖父食嫡孫

這些年來，齊振飛和白夢茵一直過著「舉案齊眉，相敬如賓」，有「親情」，卻無「愛情」的夫妻生活。

或者是由於「敝帚自珍」，不願觸動對方的「軟肋」，從而破壞了和諧的家庭生活；亦或是深感「無地自容」，不敢面對自己「偷情」的難言之隱，從而尋沒了一生維護的珍貴美譽，他們彼此都絕不過問對方的「隱私」。

儘管雙方偶爾多少也會有所懷疑和猜忌，然而，自身也未曾恪守節操，那又何苦刻意點破，弄得兩人都羞愧難當、汗顏無地呢？如此互不干涉，相安無事豈不是最佳抉擇。而且，還因此獲得了「美滿家庭」和「模範夫妻」的美譽。彼此心照，一舉兩得，實在是巧妙而高明。



目錄

不知情者自然欣羨不已，視為楷模。但是熟知內幕的劉步雲卻常常笑謂齊振飛道：「你老兄坐享齊人之福，兩耳又聞讚美聲，可謂是『名利雙收』啊，真個羨煞人也！哈哈……」

齊振飛則還以春風滿面的淺笑：「你老兄不也曾經有過這麼一段『豔史』麼？可惜啊，可惜，『自古紅顏多薄命。』楚紅，多好的一個女子啊！如今，生不見人，死不見屍，大概真是騰飛月宮，與嫦娥共舞去了。唉……老兄，法不傳六耳，方才這番話，萬萬不足與外人道也。特別是咱們的石寒老弟，他可是個正人君子，眼裏容不得半顆沙子。要讓他知道咱的秘密，肯定會像斥責徒弟孫們那樣痛罵我們好幾頓。哈哈……」

「放心吧。別忘了，我也曾經是個軍人。保守秘密已是習慣成自然咯。」

這是一個星期天。通常節假日齊氏伉儷各自都有活動。齊振飛大都說去劉步雲、高石寒或者其他戰友家裏做客。白夢茵則每每藉口去造訪婦聯的同事。這雖非純粹欺人之談，但他們多半會直奔隱蔽的「愛巢」與自己的情人幽會。

王玫仍舊在清幽雅致的小四合院裏獨守空帷，日夜翹首引領等待摯愛的到來。

而伍為平則於去年升任北京藝術學院的黨委書記。他遵從白夢茵的囑咐，沒住在學校的宿舍，而是經戰友介紹，住進了一個遠離煩囂和熟人的單元樓房。正如他情人所期盼的那樣：「孤零零、靜悄悄，沒有人看到，甚至沒有人知道，只有我們兩個人……兩個人……」

這個週末不同往常。王玫參加巡迴醫療隊到平谷縣去了。而伍為平則去了上海舉辦個人畫展。兩個「愛巢」自然都是人去樓空了。

白夢茵便利用這個機會，帶著兒子小建國進城去購買玩具和衣服。

齊振飛則忙裏偷閒，獨自在書房閱讀已經幾乎能夠倒背如流的《孫子兵法》。這是他休閒時間最大的樂趣之一。因為每次流覽都會有新的體會和心得。

他身邊有五個工作人員。在正式場合，自然等級絕對分明。但在平時，特別是在家裏，豁達大度、平易近人的司令員從來不會神氣十足地大擺官架子，而像一個慈愛、親切的老家長，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子侄一樣百般呵護，談笑風生，有時竟也會「沒大沒小」地跟他們開一個半個玩笑。因此，齊振飛擁有一個有口皆碑的「革命友愛大家庭」。

秘書米聞天接替調離後的伍為平已經將近七年了。放假期間，如無特殊任務，齊



振飛都會讓他回家享受天倫之樂。這天也不例外。

炊事員老全雖然已是副團級幹部，卻始終捨不得離開自己跟隨了多年的老首長，堅持要永遠做他的「火頭軍」。這種情況休說在鐵甲兵司令部，就是在整個解放軍部隊也是獨樹一幟的創舉。許多人認為他是「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」，更多人卻稱讚他是「天字第一號的大忠臣」。

司機趙鐵柱雖然經歷了九死一生、從「人變成鬼」的無妄之災，但經齊振飛的不懈努力，終於使他得到了平反昭雪，並恢復了黨籍和二等功臣的稱號。終於又從「鬼變成人」了。在他的心目中，齊振飛不僅是自己最崇敬的首長，更是他重獲做人的意義和尊嚴的再生父母。他婉拒上級升任他做汽車營副營長的決定，和炊事員老全一樣，堅持要永遠做司令員的「駕駛員」。因為，每當他想到自己曾經願意為之付出生命的共產黨時，就會手腳冰涼，渾身打顫。他甚至不敢離開齊振飛半步，唯恐飛來橫禍再次把自己擊倒、壓扁。開車外出執行任務時，他謹小慎微、沉默寡言。只有在老首長視力範圍之內，或者在自己唯一真正的「家」——「香湖」，他才感到舒適與安全。那時他也才會變得心情舒暢，喜笑顏開。然而，卻永遠失去了當年「猛張飛」的剛毅與豪氣。閒暇時間，他喜歡獨自坐在房間一角，以雕鐫木人自娛。久而久之，竟也刻得像模像樣，可以當作禮物送人了。

至於齊振飛的兩個警衛員幾經更迭，現任的是蒯小樂和沈莫。前者舌燦蓮花，後者不哼不哈，雖則性格迥然不同，卻也各有千秋。正所謂「一人一把號，各吹各的調。」而且，正惟其如此，二人倒成了焦不離孟，秤不離砣的親密戰友。可是一旦爭吵起來卻是一對針尖對麥芒、不爭個你輸我贏絕不收口的「死對頭」。

蒯小樂，人如其名，是個活潑快樂、愛說愛笑的小夥子。參軍前，他是鄉鎮文工團的活躍分子。自然是能說會道，愛開玩笑。在齊氏「革命友愛大家庭」裏，每個人都各有特點，不可或缺。然而，若是少了他，就會失去許多歡樂和熱鬧。於是便得了個「小樂子」的雅號。

沈莫，也是人如其名，是個老成持重、沉默寡言的小青年。他曾獲46軍射擊比賽的亞軍。沉著穩健、心無旁騖是一個射擊手必備的修養與素質。沈莫與「沉默」諧音，便得了個「小默子」的諱名。然而，他畢竟還是個剛過二十的初生之犢，興頭一來，反倒會比一般年輕人更加衝動與激烈。而且，寡言者一旦開口，每每能一言穿心，把人噎個半死。



早餐過後，稍事休息，黨小組長老全作為全體工作人員的領導便「命令」大家到後院的一畝三分菜地幹活。

人員都已到齊，唯獨缺了蒯小樂。老全大聲叫道：「小樂子，死哪兒去了？還不快來！」

話聲剛落，只聽得那邊廂山崩地裂地回應道：「天上沒有玉皇，地上沒有龍王，我就是玉皇！我就是龍王！喝令三山五嶽開道，我來了！」

「我說，你小子抽哪門子瘋啊？滿嘴跑火車，亂叫喚什麼？喝！還說『我就是玉皇！我就是龍王！』好大的口氣，也不怕噎著！」老全朝著飛奔而來的小樂子訕笑道，「哦，我明白了，這次回鄉探親，準是你娘給你找了個小媳婦吧，看你美得大概連姓什麼都忘了吧。」

「小媳婦倒是沒找著。」小樂子要笑道，「可我還真是美得連姓什麼都忘了。我昨兒晚晌兒剛回來，沒來得及跟大夥兒好好白話白話。」（註：聊聊）

「回去半個月，有啥新鮮事兒？」趙鐵柱饒有興趣地問道。

「新鮮事兒一籬籬，人人都在唱山歌。」小樂子說道，「剛才我喊的那段兒，就是現如今大躍進時期最流行的歌兒呀。咱們中國人現在都成了龍王、玉皇啦！你們聽：『一陣鋤聲捲入雲，驚動天上太白星，撥開雲頭往下看，呵！梯田修上了南天門。』你們再聽聽：『稻米趕黃豆，黃豆像地瓜；芝麻賽玉米，玉米有人大；花生像山芋，山芋超冬瓜；蠶跟蛇一樣，豬比象還大；一棵白菜五百斤，上面睡個胖娃娃；魚苗撒下千萬條，長成得用汽車拉；玉米稈兒穿九天，神仙見了都害怕！』怎麼樣？！帶勁兒吧，氣派吧！」

「得，得，得。你白話《西遊記》吶？有沒有孫猴子、牛魔王？」小默子譏諷道，「人嘴兩張皮，說話看自己。你就吹吧，你！反正吹牛不要錢。」

「這可不是吹。它寄託了咱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」小樂子反駁道。

「嚮往，嚮往——想忘，想忘。越想越忘了自己在白日做夢！」小默子步步緊逼。

「咱農民要的是實打實，不是胡思亂想，誇海口。」趙鐵柱補充了一句。

老全見大夥兒聊得興起，便帶頭走到香湖前面的松樹林裏坐下：「咱先歇會兒，聽聽小樂子說說他們老家的新鮮事兒吧。」

幾個人就說說笑笑走到樹下，圍成一圈，背靠樹幹坐了下來。

「鐵柱老哥，你是在北京，在香湖和機關大院。哪兒知道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。」



小樂子接著說道，「我剛進家門，就嚇了一跳。」

「喝！什麼能把你給嚇一跳？」

「我趕了半天道兒，肚子不早就鬧開革命了？」小樂子笑了起來，「跟爹媽打了個招呼，就去找吃的。哪知道，找了半天，連口鍋都見不著。我問娘，鍋呢？咱家是窮，可也不會窮得連鍋都沒有吧。我娘說，全砸了煉鋼去了。我問，那咱吃什麼？娘說，咱有人民公社的食堂啊，還怕餓著你……」

「等等，這些日子淨聽人說人民公社了。」趙鐵柱插了進來，「這人民公社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」

「老土了吧。怎麼連人民公社是啥都不知道？」老全笑道，「還是個農民呐。」

「我這不六七年沒回家了嗎。」

「那倒是。」老全點頭說道，「可你廣播總該聽過，報紙總該看過吧。」

「沒興趣，也記不住。」趙鐵柱甕聲甕氣地說道。接著就低頭悶聲不語了。被俘釋放返回家鄉後，那段慘絕人寰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性格和感情。冤屈和痛楚像蠶繭一樣緊緊包裹著他。以致對於那片生他，養他，自己曾經那麼熱愛過的土地和鄉親，他從心底感到厭惡和憎恨，甚至為自己出身農家而深感羞恥與不幸。

小樂子並沒有注意到趙鐵柱說話時的情緒變化，繼續講解道：「咱農村解放初期是互助組，一個村兒有好幾個；後來幾個互助組合併起來，一個村兒就有了一個農業合作社。現在幾個合作社又併在一起，一個鄉或者一個鎮就只有一個人民公社啦。夠大吧！1958年，也就是今年8月，毛主席說了，人民公社『一大二公』，包括工農兵學商，管理生產，管理生活，管理政權。公社建立大食堂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。人民公就是好！毛主席開了口，那還不遍地開花呀。現在只要一進村兒，就能聽見『人民公社好！』『人民公社萬歲！』的口號聲滿世界響。孩子們都在唱：『單幹好比獨木橋，走一步來搖三搖；互助好比木板橋，風吹雨打不牢靠；合作社鐵橋雖然好，人多車密擠不了；人民公社是金橋，通向天堂路一條。』明白了？」稍頓，接著說道，「我還是接茬兒說說吃飯的事兒吧……我娘告訴我，咱們食堂就在我二大爺院兒裏。他家幾代人都是中學老師，院子特大，那兒搭了個大涼棚，可以遮風避雨，大夥兒隨到隨吃。過去咱家窮，吃了上頓沒下頓，這會兒餓不著啦！這一聽，可把我給樂壞了……」

「小樂子嘛，還能不樂？」小默子幽了一默，「窮樂窮樂，越窮越樂嘛。是不？」



「不跟你鬥嘴皮子。」小樂子並不在意，「不過，你說的也有點道理。待會兒你才真正知道什麼叫窮樂窮樂，越窮越樂啦……肚子不是在敲鑼打鼓嗎，我撒鴨子就往食堂跑。到那兒一看吶，又把我嚇了一跳。」

「又嚇一跳？怎麼啦？」

「我到食堂那會兒是下午四點多鐘。一般人早該吃完午飯了。可院兒裏啊，好傢伙的，還是人山人海，又吃又喝，有說有笑，比過年還熱鬧。」小樂子興致勃勃地說，「我二大爺是食堂主任，一見我就笑嘻嘻地拍著我的肩膀說：『好小子回家探親吧，你算是趕上好時候了。餓了吧，快坐下吃。』食堂裏擺著大方桌，上面早就整整齊齊擺著磁碗、筷子、湯勺了。我往桌邊一坐，頭戴白帽，身穿白大褂的服務員立馬把飯菜送過來了，招待得比飯館還周到。我仔細一看啊，又把我嚇了一跳。」

「你嚇跳幾回了？」小默子又幽了一默。

「等著吧，還得跳好幾回吶。」

老全是炊事員自然對食堂情有獨鍾：「小默子，別打岔。聽他白話白話。」

「主食是白麵饅頭、大米飯，這就甭說了，副食是六菜一湯：焦溜肉片、紅燒鯉魚、栗子燜雞，這是三葷，鍋貼豆腐、醋溜白菜、蒜蒸茄子，這是三素，外帶一個西紅柿蛋花湯。怎麼樣，可以的吧！」小樂子洋洋得意地說。

「色、香、味兒怎麼樣？」老全問道。

「棒，太棒了！」小樂子瞟了老全一眼，急忙補充道，「不過，比您老人家還差著一大截吶。」

「你別拿話甜我。」老全明知他在給自己戴高帽，可心中還是美滋滋的，於是笑咪咪地問：「還有什麼新鮮的？」

「多了去了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」

「那你就敞開了說吧。」老全聽得起勁，「今兒個咱們不幹活了，就聽他要嘴皮子吧，大家同意嗎？」

眾人自無異議，一致鼓掌贊同。

「小默子，我說得口乾舌燥了，來碗茶水犒勞犒勞怎麼樣？」小樂子斜睨了他一眼。

小默子二話不說，便跑去拿來了一個大茶壺、一個暖瓶和四個大瓷碗。他遞給蒯小樂一個，道：「喝個夠。接著侃。」



「謝啦……我跟我二大爺說，您這兒的伙食比咱司令員家的牛多了。」小樂子搖唇鼓舌道，「真了不起！我二大爺一聽，可樂啦，那嘴張得比大叫驢還大……」

「我看你這會兒那嘴，就比大叫驢還大。哈哈哈哈哈……」小默子笑得前仰後合。

「你說對了。嘴大才吃得多呀。」對於小默子的譏諷，小樂子全不在意，「我二大爺說，咱們公社在實現高產化、水利化、電氣化、機械化跟大綠化的口號聲中，又掀起了『食堂化』的高潮。這就打破了幾千年來一家一戶各自為炊的傳統生活方式，達到了解放婦女勞動力和『一大二公』的目的。他指指點點地跟我說，你瞧瞧，大鍋臺，大煙囪。大筐籬盛米飯，大瓷盆放饅頭，男女老少都到食堂來吃飯，吃飽喝足了拍拍屁股就回家去，連鍋碗瓢盆兒都不用洗，多消停，多自在。社員家來了客人，連個招呼都不用打，到食堂坐下就開吃，多方便。還有更呱呱叫的是咱食堂，一不用掏錢，二不要糧票。眼看就要到共產主義了，那不就是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嘛！咱們的口號是『放開肚皮吃飯，拼了老命大幹。』他這食堂主任可不是白吃飯的，早就訂下了規矩。講究的是『流水局』，不定早、午、晚餐，隨到隨吃。愛吃幾餐吃幾餐，愛吃多少吃多少。每餐六菜一湯白米飯。菜單每天不同樣，窮吃海喝不限量。吃剩下的，管他多少，隨手就倒。小學生放學回家的路上還可吃上兩三頓飯；先在父親的耕牛班吃，再到母親耨地的婦女連吃，然後到爺爺的晚飯桌上接著吃。這就叫『共產主義包乾制，公共食堂任你吃。』還有，他們食堂一週一次小會餐，逢年過節天天大聚餐……」



人民公社真是棒，處處畝產萬斤糧，社員食堂敞開吃，共產主義是天堂。

《窮吃海喝》

「喝！這不比娶媳婦，過滿月還熱鬧！」老全精神大振道，「我兒媳婦這就快生了。我早就跟司令員請好假，給我那小寶貝兒孫子過滿月。我還跟司令員討論了半天給他起個什麼名兒。他說，這孩子是你的心肝寶貝，不如就叫『小寶』吧。我一聽就樂了，立馬說，好，好。就叫『小寶』……」老伴兒三年前去世以後，老全就只剩下獨子一個親人，對於即將降臨的孫子是何等的期盼與珍惜可想而知。

「幹嘛不快生下來就回去，還要等一個多月呀？」小樂子問道。

「咱老家興過滿月。要是小寶快生下來我就趕回去，那不得在家呆上一個多月才能擺席啊。老首長吃飯誰給做啊？」老全解釋道，「我得自覺點兒，因私忘公可不行……」



「老革命，覺悟就是高！」小默子挑起大拇指，讚道。

「敢情！」老全笑了笑說，「我原以為回去擺滿月酒，還得忙一陣子呢。這下可好了，甬著急了，公社食堂肯定全替我給辦了。哈哈哈哈……毛主席真是偉大，真是神仙，要不怎麼就會想出了個人民公社，給咱農民享清福呢？！小樂子，你可別忽悠我啊。」

「哪能啊。糊弄誰也不敢糊弄您啊。」小樂子拍拍胸脯高聲說道，「我給您打保票……不，不，是人民公社給您打保票……不，不，是毛主席給您打保票。他老人家說『人民公社好』，就是鐵板釘釘的保票！這回您信了吧。」

「信，信！毛主席打的保票我能不信？！當然信！一百個信！！一萬個信！！！」老全發自內心興奮地大聲說道。這個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，對偉大領袖的信賴和崇拜從未有過一分一秒、一絲一毫的動搖。說著他從上衣口袋裏拿出一個紅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開。眾人眼前一亮，原來是一對小小的銀手鐲。他舉起手鐲，在大家面前晃了晃，春風滿面地說道，「看見沒，多漂亮的銀手鐲啊。這是我特地給我小寶新打的，三天前才取回來……」

「真漂亮。」小樂子說著和小默子各從老全手裏拿過一隻，仔細端詳。

久久沒有吱聲的趙鐵柱側身看了看說：「呦，鐲子的小銀牌兒上還有個『福』字呐。」

「那是我叫銀匠照著我寫的字兒刻上去的。」老全得意地說，「漂亮吧。」

「雖說你那字兒歪七扭八的，可也挺好看的。」趙鐵柱為戰友的幸福感到高興，「當年司令員逼著你學文化，對了吧。」

「對了，太對了！」老全興奮地說，「單憑會寫這『福』字兒，幾年功夫趴在桌子上吭哧吭哧地寫啊寫，練啊練，累得我腰酸背疼，滿頭大汗，也值了。我的小寶見了，準會笑得合不攏嘴。」

「您準知道是個孫子？」小默子問道，「不興是個孫女？」

「你給我打住！」老全吼道，「不是我重男輕女，可我就一兒子，這又是他頭胎。我們家是三代單傳啊！要不是孫子，誰給我們家續香火啊。老天爺保佑，毛主席保佑，肯定會給我送個帶把兒的小寶來。（註：帶把兒的——男孩）」他拿回手鐲，對著太陽，看了又看，「你們瞧瞧，閃閃發光呐，多神啊。我先寄回去一隻，等小寶一呱呱落地，就讓我兒子給他戴上一隻。」



「你怎麼不親手給他戴上呢？」趙鐵柱問道，「那不是更來勁兒？」「另一隻要等到滿月我回去那天，才給他戴上吶。」老全答道，「我總不能探上一個月的親吧。」

「沒事兒。這麼大的喜事兒，司令員肯定准你的假。」小樂子笑道，「你要拉不下臉，我給你說去。」

「別價，你可別價！司令員一準兒二話不說就批假。可我不能這麼幹。我走這麼長時間，他能吃得好嗎？不成！」老全搖搖頭，「這次回去，我打算在小寶滿月前幾天到家，還不把準日子告訴兒子，要給他們全家一個特大的驚喜……然後抱著小寶，到公社食堂窮吃海喝他幾頓。」他雙手合十，把那對小銀鐲夾在兩掌之間，朝著北邊中南海方向，口中唸唸有詞地默禱著，拜了三拜，接著虔誠地說道，「毛主席啊，毛主席，您老人家給我們送來了公社和食堂，我們可真是走大運了。」他深情地凝視著那個三天以來，有空就舉到半空，不斷撫摸著的銀手鐲，眼裏充滿了幸福和期盼的神情。

「運氣是條狗，追也追不上，趕也趕不走。」小樂子也為老人高興，「您算是走了大運，遇上了一條『運氣大狗』叨著您不放啦。您回去就準備著給小寶做他個一百天的滿月吧。」

「托毛主席的福啊！」老全無限感慨道。

「那是！」小默子隨口應了一句，沉思片刻，突生疑竇，他瞟了小樂子一眼，問道，「我說，照你們食堂那吃法，能維持多久啊？我估摸著滿打滿仨月，糧庫就該底兒朝天了。」

「這你就放一百個心吧。」小樂子信心十足地說，「不瞞你說，我也擔過心，就去找公社書記翟天石。他跟我是一個村兒的，我穿屁簾兒的那會兒，他就成天逗著我玩兒。後來又是我原來部隊尖刀營的教導員，我呢，又是他那個營紅旗排的副排長……」

「好傢夥，你人模狗樣的，還挺得瑟的啊。（註：神氣、得意忘形）」小默子挖苦道，「你也不撒泡尿，照照自己什麼德行。」

「什麼德行？我站著一棵樹，躺下一根樑，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！夠『德行』了吧。」小樂子傲然答道。

「行了，行了。你倆都是好樣的。」趙鐵柱出來打圓場，「咱們還是說點兒正經的吧。」



「小樂子，你跟公社書記關係挺密切呀？」小默子問道。

「那當然。我倆在軍營是上下級，出了營門兒就是能掏心窩子的鐵哥兒們。」小樂子搖頭晃腦地說，「我哥兒們說，小樂子呀，你甭瞎嘀咕，糧食咱們有的是。毛主席講了：『要考慮怎麼多吃糧食呢，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。多了，國家不要，誰也不要，社員們自己多吃嘛，一天吃五頓飯也行！』毛主席又說：『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，幾倍、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農作物的高產量……將來只用幾分地種糧就夠吃。』毛主席雄才大略，更做出了一個空前偉大和振奮人心的結論：『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，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。』（評註：可笑的是，時至二十一世紀，「共產主義」非但沒有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實現過，甚至連「共產主義」這個曾經喧聲震天、時髦一時的名詞也都銷聲匿跡了）公社書記還說，這年月，咱們是『吃飯有食堂，花錢有銀行，共產主義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架橋樑。』有了毛主席的領導，有了人民公社，還怕糧食不夠吃？」

「那倒是……還有什麼把你嚇了一跳？」小默子問道。

「有，當然有。海了去了。」

「說說看，好讓我們長點見識。」

「我到家的第三天，鄰居家的姑奶奶咽氣兒了。」小樂子說，「本來嘛，人這一輩子，生、老、病、死也是常事兒，沒什麼可嚇人的。可老人家不同。你們猜是她怎麼死的……」他賣了個關子，稍停片刻說道，「是撐死的！她平常總吃不飽，有了食堂，還不玩兒命往肚子裏塞呀，結果吃得太猛，就活活給撐死啦！你們說嚇人不？入土下葬那天又把我嚇了一跳，可也覺得挺可笑……」

「嚇一跳，還可笑？真新鮮。」

「你聽著啊。」小樂子想起當時的情景，不覺自己先笑了起來，「我們那兒的土葬公墓居然用上了『總路線』的字兒。分成『鼓』、『足』、『幹』、『勁』、『力』、『爭』、『上』、『游』、『多』、『快』、『好』、『省』十二個區域。爲了便於管理和尋找辨認，每座墳前石碑或者木牌的側面，都用紅漆寫著『多字第 XX 號』、『快字第 XX 號』這些個字兒。看得我一頭霧水，莫名其妙，就問管理員是怎麼回事兒。他說，咱們中國人不但活人得記住『總路線』，死人也得記住『總路線』，子孫萬代都得記住『總路線』。所以才用『總路線』的『鼓足幹勁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省』這些個字兒來劃分葬區呀！」（註：「毛始皇」制定的總路線之用詞爲：「鼓足幹勁，力爭



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」)

「絕，這招太絕了！」小默子大笑道。

「姑奶奶葬在了『多字』區第4號。」小樂子接著說道，「聽管理員說，這一區埋的都是吃多了，撐死的。」

「唉，也算老人家有福氣，臨了總算當了個『飽死鬼』。」老全感慨道。

「小樂子，你該寫本小說了。肯定好賣。你就等著當作家，出大名，發大財吧。」

小默子聽出了耳油，興猶未盡地說，「還有什麼新鮮事兒嗎？」

「還用說？海了去了！那天跟我同桌一起窮吃海喝的有四個人。我看著眼生，就問他們是打哪兒來的。」小樂子又開始侃侃而談了，「原來他們是丘縣的幹部，出差剛好路過咱食堂，就讓二大爺生拉硬拽給拖了進來，愣是把他們按到飯桌上吃飯。而且鄭重聲明，天下中國人是一家，到哪兒白吃白喝都不要錢。他們一聽，也就大口大口放開吃了。二大爺還對他們說，咱食堂不但要讓大夥兒『吃飽』更要『吃好』。今兒個的飯菜差點兒勁兒，也就雞、鴨、魚、肉這些普普通通的菜。過幾個月再來，一準拿猴腦、燕窩、魚翅等等更精美的食物招待你們……」

「好傢伙的！這可也把我嚇了一跳。」老全嗤笑道，「我說小樂子，你那二大爺呀……就聽他吹吧。甭說他吃沒吃過，他見沒見過猴腦、燕窩、魚翅呀？」

「說實話，我還真不知道。」小樂子實話實說，「我琢磨著，他這牛可能是吹得大了點兒啦。不過，這也是寄託了咱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啊。」

「剛才說過的話，我再重複一遍。」小默子寸土不讓，想方設法噁心噁心誇誇其談、信口開河的小戰友，「嚮往，嚮往——想忘，想忘。越想越忘了自己在白日做夢！」

「你是個狗咬尿泡不撒嘴的小混球。（註：尿泡音：suǐpào。即膀胱）」小樂子不甘雌伏，相機反撲的氣勢也頗高昂，「好話、醜話、廢話隨你說，就是別給我說鬼話；橫招、豎招、損招隨你使，就是別給我使陰招。這才是做人的道理。」

「你講得很有道理，可惜你有一點不明白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是個不講道理的人。」小默子嘻嘻笑道。

「行了，行了！」老全喝道，「你們倆臭小子別瞎扯蛋，要貧嘴了！小樂子，接著說你那些『嚇你一跳』的事兒。」

「得令。小默子，你嘴邊得派兩崗守著點兒，要再胡攪蠻纏，我可就不說另外幾



件讓『我嚇了一跳』的事兒啦。」

「好，好。我掛免戰牌，再派兩崗哨，要還不夠，就把嘴縫上。」小默子沖著小樂子做了個鬼臉，「行了吧。嘻嘻。」

「知錯能改，還是好同志。嘻嘻……」小樂子回敬了一句，這才繼續說道，「這次『嚇了我一跳』的是丘縣的幹部。他們先誇我們的食堂辦得比他們丘縣的好。不過，他們在毛主席號召『大躍進』的鼓勵下，別的方面計劃得也很有『大躍進』的特色。比如：『衣著大躍進』：要有各種花色和品種的服裝。人人都有皮大衣、呢絨服和羊毛衫。人民公社養狐狸，大家就戴狐皮帽子了……」

「哇！狐皮帽子！咱司令員兩口子都沒有吶。」

「『住房大躍進』：農民統統搬進高樓大廈。裏面有電燈、電話、自來水、電視機和冷氣機……」

「冷……氣機？那是啥新鮮玩意兒？（註1）」

「他們自己也弄不清楚。只是聽說是哪個省長從國外帶回來一台，送給了哪個中央首長。」小樂子解釋道，「這種機器放在屋裏，夏天一開閘門，就會噴出涼颼颼的冷氣……」

「這種洋玩意兒倒真不賴。」小默子到底還是沒把口縫上，「趕明兒讓司令員也弄它一台，咱們也享受享受。」

「做你的白日夢去吧！」小樂子終於報了一劍之仇。他見小默子正要反唇相譏，連忙繼續說道，「還有『教育大躍進』：他們傳達了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同志的報告說：大學有兩大任務，一是大辦學校：小學、中學、大學都辦。二是大辦工廠：每個班都可以辦一個工廠。1958年至少要辦100座這種亦工亦學的學校。康生同志說，既然農業可以『人有多大膽、地有多大產。』學校當然也可以『人有多大膽，多大都能辦。』他在視察北京農業大學的時候，明確指示：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：學校，工廠，農場，研究所，農業局。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就更好。再就是『評級大躍進』：大學教授要按自己種莊稼的產量評級：畝產1000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，2000斤的四級，3000斤的三級，4000斤的二級，產量達到5000斤的才能當一級教授……」

「呦！咱司令員的老友王一眠不是一級教授嗎。這回可慘了。看他白髮蒼蒼、手無縛雞之力的樣子，別說畝產5000斤，畝產50斤都沒門兒。十級教授恐怕都當不上，該回家抱孩子去了啦。」小默子打趣道，「誒，小樂子，咱倆年輕力壯，不如回鄉幹